

我的童年如同一场漫长的雨，从九岁一直下到现在。
我的所有童年故事都可以放在一场雨里……

格致◎著

格致散文自选集



风花雪月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. 013134247

I267
2058



风花雪月

格致散文自选集 格致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641588

I267
205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花雪月 / 格致 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3.4

ISBN 978-7-5387-4165-0

I. ①风… II. ①格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37730号

出品人 陈 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选题策划 焦 瑛

责任编辑 焦 瑛

吴运兴

装帧设计 孙 俪

排版制作 初昆阳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风花雪月

格致 著

出版发行 /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×1000毫米 1/16 字数 / 362千字 印张 / 25

版次 / 2012年10月第1版 印次 /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3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录

格致散文自选集

雪

3 / 站在五十厘米高的凳子上

5 / 我死了，你怎么办

7 / 嫩黄色

9 / 金鱼开的玩笑

11 / 小战争

14 / 谁在倾听

16 / 利刃的语言

19 / 线团是个起跑的姿势

21 / 搭救蜻蜓中的象征

23 / 用有毒的语言

25 / 盒子中的布娃娃

27 / 它的孩子，我的孩子

30 / 游戏·藏

32 / 游戏·昆虫

雨

37 / 女孩快跑

40 / 算术题

44 / 减法

59 / 红花·白花

64 / 第一束花

68 / 庭院

88 / 花朵的布局

114 / 替身

——帷幕下的人间生活

风

147 / 绿化科的笔记本

150 / 告诉

——格致工作记录本

161 / 转身

179 / 水暖工

182 / 站立

——一位病人的疾病治疗史

206 / 在尘嚣上沉睡

211 / 阳光下的囚犯

216 / 布达拉宫后面

235 / 肉体深处

239 / 洗澡

243 / 女人没有故乡

——写在萧红先生诞辰百年

249 / 湿透的城市

花

263 / 坐在呼吸的空白地带

268 / 金银饭

273 / 哺乳动物

277 / 易燃物

281 / 破坏

284 / 第一个黑夜

288 / 吴连长的白天

291 / 第二个黑夜

294 / 西风等在门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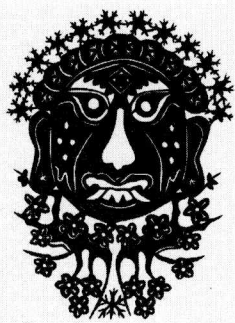
297 / 第一道伤

303 / 带他回家

309 / 躲在镜子后面
316 / 一分为七
319 / 这是神的赐予
321 / 生命运算——六是被减数
323 / 母乳里藏着什么
326 / 它和我一样啊
328 / 一个神秘的数字
331 / 沈月月

月

337 / 此生我将翻越多少次田埂
342 / 任金黄谷粒丢失在风里
346 / 女子篮球赛
350 / 两节火车厢
355 / 从萝卜堆里跳出来
360 / 在斜坡上为我布置一户人家
363 / 小孩抱着地板块
366 / 郑人买履，我买拖鞋
372 / 早上有多危险
379 / 小汤勺
382 / 我到哪里去
387 / 看一眼窗外，婚姻就瓦解了
391 / 后 记



雪

格 致 散 文 自 选 集

站在五十厘米高的凳子上

2000年，我搬了一次家。从城东搬到城西，从旧房子搬进新房子，从军营搬到普通社区。添了一些新家具，新居的一切都令我满意，似乎什么也不缺了。

有一天，我买了一双皮鞋。我买这双皮鞋是要配我的一条灰裙子。那条灰裙子买了很久了，一直挂在衣橱里不能穿，就是因为没有与它般配的鞋子。

回到家我穿好了我的裙子，又穿好了我的新鞋。我来到镜子前，想看看我穿这条裙子和这双新鞋在镜子里的样子。看看它们是否如我期待的那样，通过搭配而产生了结合后的美。

我的镜子在卫生间里，高挂在瓷砖墙上，是四方方的一块。我每天都通过它看见自己。

我走到镜子跟前，向镜子里面看去。意外的，我没有看见我的裙子和鞋子。

——我的镜子一直只能照到我的上半身！

这是我多年来不曾意识到的。我每天面对的只是我的上半身。

我每天都从镜子里检查一下上半身，把重点落在脸上，就上班去了。我从来不觉得有一半的身体没有被这样检查。

对于我的下半身，我轻轻地低一下头。目光向下扫一下，就完了。

那么，我是这样看自己的：上半身，主要是脸，我通过镜子看见；下半身，我通过低头的方式看见——我每天检查自己用的工具并不统一。

上半身，因为目光通过了镜子，镜子悄悄把目光客观化了，甚至把自己的目光变成了别人的目光，这使审视更准确，更能发现问题；下半身，目光直接落在上面，目光没有经过反射，不是他者的眼光，停留在自己看自己的层面上，因此，看见等于没看见。镜子里和镜子外，形成了两个空间。站在镜子外面向镜子里看，自己就处在了一个客观的角度上。通过镜子把自己变成两个，变成复数。

但是突然，在这一天，我特别想从镜子里看见我的裙子和鞋。我那么想通过一个客观的角度看见我的裙子和鞋。看看它们的搭配是否产生了美。

我不再信任自己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只是需要一个新角度。在没有他者的环境里，实现一个对自己的客观的检查。

我一定要在镜子里看见完整的自己。或者说我要看到另一个我，并且是面对的方式。

于是我站在了一张凳子上，把自己抬高了五十厘米：我看见了肉色丝袜的一段大腿；新皮鞋遮住了脚踝部分；裙子的下摆像个灰色的灯罩，笼罩在我黑色皮靴的上端。这些，都被包括在镜子里了。这时我发现，镜子里只有裙子、大腿的一部分、皮鞋。我的头不见了！她从镜子的上端移出去了。

从凳子上下来，我知道了我缺什么——我还缺一件家具。

——一面更大的镜子。

这么多年来，我看到的一直是我的一部分。

我死了，你怎么办

我乐于跟我未成年的孩子讨论这样一个问题——
我死了，你怎么办？

你死我也死！孩子激动地说。说这话的时候他六岁。我看到他在这样说的時候脸是涨红的。他情绪激动，很气恼。不看我，低着头，更用力地咬着嘴里的食物。他一是气恼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；二是气恼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并且总被问起；三是他忽然得知母亲会死。而母亲的死会破坏他的世界。六岁孩子的世界是建立在母亲的肉体之上的。他的世界会随着母亲肉体的消失一同消失。我常常是在他吃饭的时候问起这个问题，他说完你死我也死，就把那些恼怒都发泄到嘴里的食物上了。我相信他说的是他的真实想法。六岁的孩子还会撒谎。我死了，他是真的不能活了。但是我知道，我死了，他是死不了的——六岁无力独自面对生，却也无法实现死。这样的问话总在重复，每次都让孩子很气恼，很激动。每次我都看到孩子面对这个问题时的无能为力和之后的不顾一切。

有一天，早餐的时候，我又向大口吃肉包子的孩子提出了这个问题。他的回答竟然发生了重大变化。我说，我死了，你怎么办？他说，我背着你的尸体！走到

哪背到哪！说这话的时候，我计算了一下，他是十二岁了。我分析了孩子的这句话，并且同六年前的回答做了比较：他不打算跟我一块死了，或者他已经放弃了跟母亲一起死的想法。他的生命已经接近一个独立的生命。那么，这个世界，除了母亲，他已经有了其他依恋？但十二岁对母亲的依恋还无法放开，所以他说要背着母亲的尸体。这样做，他就什么也没失去——他能独自承担生了，同时还有力量负担母亲的死。

又过了几年。一天，在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又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。我说，儿子，妈死了，你怎么办？他说，我每天都带着你的骨灰，装在一个口袋里，我背着。他说完这句话就把一块牛肉放到嘴里，平静地咀嚼着。这个问题的出现没有给他的情绪造成一丝波澜。我从他的动作里，感到这个问题没有打击到他。看来他对于这个问题早准备好了新答案。我听了孩子的话，开始计算他是几岁了？该是十四岁。我分析了孩子的话并且同两年前的回答做了一下比较：他找到了携带他母亲的更为省力、便捷的方式。他舍弃了我的肉，留下了我的骨头。十四岁的时候，他明白整天背个尸体是很幼稚的，是不太可行的。街上也没有人这样做。他知道要把自己的行为放到秩序的框架里去。但是他又离不开母亲，于是聪明地选择携带我的一部分——便于粉碎，便于包装，不腐烂的那部分。此时，他已经能使用发育起来的智力处理母亲的死亡难题。

再往后，我决定不再问这个问题了。因为我发现，这个旨在难住他的问题，已经难不住他了。他已经长大，针对这个童年的难题越来越有办法了。他已经大于这个难题，这个难题就不难了。提问就没有意义了。

四年之后，他十八岁了。这个问题我是完全可以代他回答的：儿子，妈的好儿子，妈死了，你怎么办？

我的儿子在四年之后会说：“妈，我的老妈，北山的龙祥墓地您喜欢吗？”

他说完这句话，会轻轻弹掉手上的烟灰，用食指和拇指缓缓地触摸腮部的胡须。

嫩黄色

一只藤条篮子，装着多半下剥出的褐红色蚕蛹。一个、两个，突然就无来由地摇了几下头（其实是尾）。

“买活的！”这是丈夫交代的。我从未吃过这种食物，因此，不知道鉴别其死活的方法。但那能摇头的，应该是活的。可整整一篮子蛹，爱摇头，乐于证明自己还活着的，也就那么几个。

“都是活的！”蹲在篮子后边那个脸又黑又皱的老头对犹豫不决的我这样说。我当然不相信他的话——谁能说自己出卖的货色都早已寿终正寝，正在进行着不易察觉的腐烂？他肯定要说，反复地说——都是活的，都是活的。

那几只摇头的，已在我的手里。这远远不够，怎么也得炒成一盘菜，于是我就抓了一把那一动不动的。

把那几个爱摇头的放在一个小碗里，准备留给儿子玩；其余的，就准备下油锅了。

油上的泡沫像云一样快速地向天边飘散。油面风平浪静，但我知道，油开了，温度已经接近三百摄氏度。三百摄氏度的油一声不响——几厘米的深度，构成了一个无底的死亡深渊。

蛹倒进油里，那巨大的炸裂声，我是有准备的。我

不止一次地往油锅里倾倒过东西：蔬菜、面团、肉片、虾仁……我听惯了热油撕咬食物的喧哗，甚至有点悦耳。它和客厅里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的说话声一起，共同构建了某一个假日、某一个节日的欢乐。

我是第一次往油锅里倒蚕蛹。这些正在以沉默和一动不动的方式孕育翅膀的生命，在遇油的一刹那，它们竟全都站立了起来！一齐拼命地向我摇头！那至少有四十几个蛹，四十个头齐刷刷地立着。它们在狂摇，在大喊：不、不、不、不、不、不、不……我吓得连连后退，半天不敢呼吸。

“它们都是活的。”那老头说的竟是一句真话。

我开始认真地看一只蛹。在能摇动的另一头，其实是它们的头。头上的眼睛、嘴、触须都在，连翅膀的一部分也在。只是这些东西都不像真的——像模具。它们给自己弄好了模子，然后就照着自己的设计生长——它们的工作重点该是孕育翅膀。现在，它们停止了一切生命活动，集中所有生命力量孕育在它们看来十分重要的翅膀。因为过于专注和执着，它们就像死了过去。它们认为：没有翅膀的生活，有点可耻。根本没法活。于是它们停止了爬行，开始了自己的梦想。并为接近自己的梦想开始了禅定般的苦修。它们得一动不动，这是最基本的。那极少数爱摇尾巴的蛹，一定是精力不集中的蛹。它们极有可能长不出翅膀，或者长出极差的翅膀。它们的心不静。尾总想动，留恋自己蠕动的过去——它们是蚕中的不纯洁部分。

我看着小碗里那几个仍在摇头摆尾的家伙——我留下了它们中最俗劣的部分。

片刻，油锅中蚕的优秀分子们都不动了，它们惊醒后的大喊也哑了下去——我中断了四十几个关于翅膀的梦想和努力。这时我发现，蛹在经历了死亡挣扎后，身体的样子大大地改变了——它们的身体突然变长了，螺纹与螺纹之间的嫩黄色暴露了出来。

那些嫩黄色，在它们死亡之前是看不见的。就算它们忍不住“摇头”，要动那些关联，也是小心地注意着分寸。那些深处的嫩色稍一闪现，它们立刻慌张地遮住。现在，它们死了，在死亡的挣扎中，身体里的嫩黄色暴露了出来。它们已不能把它收拾回去，掩盖好——那一定是蛹的害羞之处！

金鱼开的玩笑

鱼缸里养了两条金鱼。一条全红，一条地包金——脊背黑色，腹金色。

鱼缸放在门边鞋柜上。出门穿鞋和进门脱鞋的时候都能看到它们，或看到它们被水放大的样子。

早上，孩子上学。我蹲下身给八岁的孩子系鞋带。他的手还没有发育到游刃有余地对付鞋带。系上扣子，以控制什么，这是大人的思维。孩子不能理解，因此不用心，就系不好。我忙得无暇看鱼缸里的鱼，虽然它离我那样近，虽然它们的颜色那么好看，姿态那么好看。孩子的身高刚好跟鞋柜及鱼缸之和相等，他的眼睛跟鱼缸里的鱼在一个平面上。

当我系完他的左脚鞋带，正着手系他的右脚鞋带时，他说，黑金鱼睡着了。我略一抬头，就看见那条地包金以“天包金”的姿势躺在水面上。我心想：完了！我低下头继续快速给孩子系鞋带，脑袋里加速运转查找原因：缺氧？喂食过量？我一时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。孩子则用手拍打鱼缸，像拍打别人家的窗子。他在给他认为睡觉的金鱼制造声音，试图喊醒它。那鱼在受到震动后，尾动了两动，然后就游动了起来。样子翘翘超超的，像喝醉了酒，完全丧失了平日在水里的优雅平衡。

孩子说，黑金鱼在吓唬我们，它在跟我们开玩笑。

我的八岁的孩子，在我给他系鞋带的有限时间里，发现了一个问题并动手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同时对那些现象进行了归纳总结，最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。

我知道孩子的结论是建立在金鱼那个失去了平衡的游动之上的。而那个游动将很难持续。那我孩子的结论将随着金鱼游动的丧失而破碎。

他的结论我想很难维持到明天。

金鱼从来不开玩笑，它是真的要死了。

我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，孩子不希望金鱼死。我不想把一个坏消息在一个早上就告诉他——我接着把右边的鞋带系好了。

等我送孩子回来，进门脱鞋时，我看见那条黑金鱼，就是刚才跟我的孩子开过“玩笑”的那条，现在又在跟我“开玩笑”。我重复孩子的动作，用手拍打鱼缸。鱼缸里的水晃动了起来，而金鱼的那个呈现给我儿子的，失去平衡的游动没有为我呈现。它像水草一样随着被震荡的水晃动。它没能有力气在我的面前把那个“玩笑”再开一次。

——它死了。

死了的金鱼仍漂在鱼缸里，我得保持好现场。不是等着警察，而是等着我的孩子放学回来，不然我说什么他是不会相信的。

到下午的时候，我感到一些紧张——生和死中间，竟没有孩子期待的玩笑地带。生直接通向死，中间不转弯、不投宿，不肯花时间为孩子开个玩笑。

小战争

一开始，我不明白狗为何重视自己的排泄物。每次，在我清理时，都受到了来自它的顽强阻挡。

它的阻挡是有效的阻挡。六十斤重、身高也超过了六十厘米的成年金毛，和我一个中年妇女相比，是势均力敌的。这样，在和我对抗的时候，我并不能很容易地胜过它。经常是打成平手。而平手的结局就是没能很好地清除它的排泄物。

在它的排泄物中，它尤其珍爱自己的尿液。在我清除它的尿液的时候，我遇到的阻力也最大。有时，它见不能阻止我，会突然用整个身体扑在自己的尿上。出现几次这种局面后，我先用一只手拽住它，另一只手找到毛巾。它会甘心让我拽住吗？它的挣扎是很有力的。这导致我的清理过程急促、潦草，勉强完成。

——每擦一次尿，都是我们在打一个战争。

每一次，看起来都是它输了，我赢了——不管它给予我的反抗多么激烈，我都艰难地擦了地板，清除了它的尿液。

这种战争我们一直在打。让我疑惑的是它既然总